

杜少陵集詳註

杜
仇
兆
纂
註
甫
著

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紙型校訂
重印。原裝分訂十冊，每冊面數各自起
迄，現在合訂四冊，目錄頁碼仍舊，請
讀者注意。

進杜少陵集詳註表

翰林院銓修臣仇兆鰲奏爲恭進杜詩詳註事。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傳諭翰林諸臣所著詩古文章抄錄呈進，以備御覽。臣伏思俚語蕪詞，本無文理，不足以仰瀆尊嚴。謹錄三載以來所著杜詩詳註二十五冊，須呈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爲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自國風降爲離騷，離騷降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迨乎三唐，專攻詩學。邇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蓋其篇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合與觀羣怨之旨。前塞後塞諸曲，痛書鋒鏑貼危。三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言。鴻灝奇響，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陵上雲飛。籌鄴下之師團，閭專貔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隨而議築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鎮爭權。平日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溫柔，託諸變雅變風之體。沉鬱頓挫，形於比比。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嶢嶢，別開堂奧。元世霑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後之解杜諸家，

非不各據心力。意本淺也。而鑿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汭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紜尙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詩乎。臣於退食餘閒。從事少陵詩註。本文先釋。依歐氏之解詩。故實附詳。倣江都之註。澤祇恐面牆等誚。漫然學步貽譏。茲者恭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學問海涵。詮釋五經四書。允矣開來而繼往。發揮通鑑綱目。洵哉靜聖而動王。典訓心傳。創垂萬年謨烈。古文手輯。網羅歷代英華。宸翰勸之岱宗。快視翔鸞。章句詩章。光於孔壁。式瞻復旦。卿雲幸際昌時。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窺中祕諸書。臣少習遺經。粗通章句。壯遊藝圃。謬握丹青。青瑣追趨。何有郊壇之三賦。白頭尸素。曾無春殿之七言。蒙論獻文。祇慚末學。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遺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近體爲皆合。愚蒙一得。冒達九重。倘邀清燕之鑒觀。以當采風之陳獻。庶前修生色。而新簡垂光矣。謹以所註詩賦二十四卷。并連譜序傳文。繕寫完編。裝潢成帙。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編修仇兆鰲上表

杜少陵集詳註自序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王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常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旣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漂西，扁舟出峽，泛荆洛，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遺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疴瘵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邨山路上也。他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蔓之諷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卽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

於忠孝大義。非他人之手。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臣於是集。竊乞同年。先挈領提綱。以疏其脈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註之曄。釀叢脞。辯新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臆見。爲揣測也。第思顛蒙固陋。紕漏良多。幸逢聖世。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略。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嵒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序。

本傳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昫

杜甫字子美，杜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

〔朱注〕「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

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

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

依藝，位終韋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

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

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朱注〕「公自京師西歸，房瑄布衣時與甫善，時瑄爲宰相，請自帥師

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瑄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瑄罷相，甫上疏言：『瑄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瑄爲刺

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枲，兒女餓殍者數人。久

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

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新書〕「在武再」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

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此句當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眦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

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一有而

適卒。

〔朱注〕適自西川入朝，在殿武再鎮前拜散騎常侍，乃卒。唐書誤也。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高適。詳年譜。是歲，崔寧殺英父，楊子琳

攻西川。

〔朱注〕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時江陵無警，書曰：未維舟及江陵

亂者，誤也。公嘗往來梓閬間。新史云：往來乃沿泊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

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召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唐詩記事

岳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

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謂〔朱注〕「唐

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西陽

雜俎：「梁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按飯顆山頭詩太白集不載，

可古所自，特據流俗傳聞。又子美未嘗爲考功，其誣元和，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

美云云，特痛嫌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錄見本卷。

新唐書本傳

宋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本集〕「原注」：玄

甫預京兆薦貢。而考工下之。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朱氏曰〕「獻賦在天寶十載，帝

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

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
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
子入蜀〔原注〕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
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濬斜又以客董延蘭
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一作雜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
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淺念主憂義
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延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汚臣歎其功名
未就志氣挫衄〔原注〕六觀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遂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
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白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州年艱寡孱弱至餓死〔朱氏曰〕公之
至德二載〔原注〕京兆赴奉先時事若生鄭迎家則在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原注〕
元和中甫自左拾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年夏甫棄官去華之秦十
遺移華州據〕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年夏甫棄官去華之秦十
月發秦州十二月離同谷至劍南〕
結廬城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原注〕廣德元年甫補京
武復出節度劍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一作至其家甫見之或
南東西兩川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一作至其家甫見之或
時不巾而性褻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

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氏曰〕此說出

詳詩集「魯嘗曰」以甫詩考之嚴武來鎮蜀〔魯嘗曰〕甫已交即入觀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柵塘下江陵泝沅湘以

登衡山因客耒陽耒陽縣在衡州之東南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

大醉一夕或作卒年五十九新書謂公卒於牛肉白酒此隨舊史之訛黃伯思已力辨其謬詳見年譜末

本末唐史氏感於劉琰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蜀往來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復

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溺漂沒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肅令乃積

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服餓而死葬於此矣以此聞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

出俗子妄撰耳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

登吹臺今東京城東南隅繁臺是也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懷一作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

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

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

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呂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誠可信云

有公誤徐知道元杜詩武以應年杜附今史詩有鑑公史鑑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
 料矣宜乎當時說元杜詩武以應年杜附今史詩有鑑公史鑑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
 有公誤徐知道元杜詩武以應年杜附今史詩有鑑公史鑑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
 料矣宜乎當時說元杜詩武以應年杜附今史詩有鑑公史鑑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
 有公誤徐知道元杜詩武以應年杜附今史詩有鑑公史鑑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
 料矣宜乎當時說元杜詩武以應年杜附今史詩有鑑公史鑑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



杜氏世系

一代當陽侯預

尹耽躋錫

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齊司徒
右長史

梁邊城太守

八代

九代

十代

— 1 —

十二代

十一代

十四代

十五代

叔毗

七

支那

11

明義

外郎

2000

周刺史義興人
子廉鄉傳見州

臺兆縣見嘉參部隋
誌杜君萬縣軍司河
氏京年令獲功內

監史
縣河察
令南印

外部書士館修
郎員膳尙學文

登專并終
康任封歷史見
尉武尉開國
令馬

不行占穎甫
序列未觀弟
故知豐有

宗武

銅業

杜少陵集詳註 一 杜氏世系

二

「世而益曰」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子錫麟戰尹襲杜氏出預少子尹元碩書誌晉賜侯
之世此何據也唐書杜易簡傳易簡子錫麟戰尹襲杜氏出預少子尹元碩書誌晉賜侯
書同叔毗下獲嘉爲南高祖卽破州之也周書杜弼傳弼先叔毗曾孫爲南
右司徒有洪父梁邊城太守此世爲行顯生三子景仲秀景推之杜陵人從居襄陽祖
與乾光仕南秦之二子祖悅顯其世爲顯生三子景仲秀景推之杜陵人從居襄陽祖
並系顯下紕纒極矣顏魯公贊杜濟神道碑爲顯之祖與舊譜以叔毗爲顯子景仲秀
與位同出景秀下並征南十四代而詩稱從弟位抑又何與宋人謂杜子野承孟頫家譜中
富載所說有杜欽欽文謂今孫千平江縣也大蓬者數復古詩中杜子野承孟頫家譜中
富載所說有杜欽欽文謂今孫千平江縣也大蓬者數復古詩中杜子野承孟頫家譜中

杜工部年譜

【唐】宗先天元年壬子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

甫生呂汲公詩譜云「慕諸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與宗甫生呂汲公詩譜云「慕諸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

【玄宗】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也七月歸政於帝十二月改元

開元三年乙卯

公舞劍行序云開元三年余尙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一貞鶴曰「公七歲能討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呂潛疑其年必有誤非也

開元六年戊午

公壯遊詩云七輪思即壯眉口咏鳳皇又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歲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八年庚申

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語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輪壘場斯文操甄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遊吳越。黃曰：「公進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草長林茂，自射冠之年，聞其遊吳越，乃晉詩：棲嶺郿陂，差池弱冠年。又：彌冠侍御詩：往別郿陂地，於今四十。」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公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黃曰：「公本傳：嘗舉進士不第，故壯遊詩云：歸觀拂天姥，中獨貢舊。」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輒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下考功第當至二十三年，蓋唐制年年貢士也。「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尙書省。「舊史云：在天寶初，應進士不第，非。」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遊齊趙。「朱曰：「按壯遊詩：何年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是下第後，則遊山。」東之明證，但未詳起於何年。今姑依齊黃鶴諸請，又按壯遊詩，不盡同，但齊州蓋在兗州遼庭之後也。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在東都。是年寒食，祭遠祖當陽君於洛之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改元。

公在東都。是年公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六月還殯河南縣，公作墓誌。

天寶三載甲申五月改元爲載。

公在東都五月公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俱師公作墓誌
謂開元二十五年公從高適李自過汴州登吹臺懷古以寄李十二白詩證之其謬信矣

天寶四載乙酉

公在齊州是年魏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宴歷下亭「錢曰」高適李

天寶五載丙戌

公歸長安黃曰壯遊詩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

天寶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留長安元結論友文云「天寶六載諸天下有一藝詣貴下空林甫

天寶七載戊子

公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公在長安間至東都黃曰公洛城北謁玄元廟詩云五聖聯龍衮唐史

天寶九載庚寅

公在長安